



錯亂

邹海岗 / 著

中国三峡出版社

那年轻女子高高的个子，头顶几乎越过曲强的眉梢，个子至少在 1 米 70 以上。白晰的脸庞，端正、清隽的眼眉，齐肩飘洒的剪发，丰满的胸高耸着，紧凑的蓝色牛仔裤衬出了圆滚的臀部，看惯了着意打扮的红男绿女，这个年轻女子猛然撞入眼帘，就像一朵素雅的花朵，给人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

第一章

这一天是腊月二十五，距离春节还有几天，然而急不可耐的孩子们便使爆竹声此起彼伏。寒风播撒着朦朦雾样的漫天黄尘，硫磺味遍地横流。王府井、西单、前门挤满了采购年货的人们，啾啾的乐曲声时断时续，跌宕起伏，北京城上空漾起一片欢乐喜庆的瑞气。

就在这天，曲丽接到了弟弟曲强发自镇宁的电报，上边字迹寥寥——

强春节结婚速归

曲丽自然不会预料到这封电报将引发出一个艰辛、曲折、漫长的进程，而这个进程将在一个广阔、深刻，她所熟识或者生疏的领域展开，将会给她、给她的亲人们、朋友们带来类似惊涛翻涌霹雳轰鸣那样极为剧烈、复杂的感情震荡，那里交织着渴望、焦虑、欢乐、痛苦……曲丽预料不到这一切，当她从丈夫王一鸣手中接过这份电报时，她只是意识到，这张薄纸在她心中造成的震惊远远超过了带给她的喜悦。

“神出鬼没！”王一鸣并不理睬曲丽的心绪，一边弯腰把曲丽带回的两个纸包提到厨房，一边嘀嘀咕咕。

“怎么了怎么了？”曲丽知道丈夫对自己弟弟曲强的许多做法不理解，但是弟弟现在不在场，又是弟弟的好日子，她不能不为弟弟说几句话，“这跟人家结婚有什么关系！”

“我问你，”王一鸣在厨房里转过身，甚至忘记放下手里

提着的两个纸包，居心叵测地说，“曲强到镇宁几个月？”

“你先放下东西再说话。”曲丽指着丈夫手里的东西，然后不以为然地说，“两、三个月。”

“差十天两个月，同志——”王一鸣摇头晃脑地纠正。

“这就不能结婚了？”

“我问你，”王一鸣挤咕着眼睛，揶揄道，“他跟谁结婚？”

曲丽一无所知，一片茫然，这也正是她看到电报感到震惊的缘由。

“如果他是跟深海的姑娘结婚，那就大可不必从深海调到镇宁。深海多红火啊！他从深海调到镇宁的理由，倒可能与结婚相反，不是他遗弃了别人，就是人家背叛了他……”

曲丽冷冷地看着自诩老谋深算、洋洋得意的丈夫，她发现，结婚这么多年了，他第一次这么可恶、刻薄。

“如果他是跟镇宁的姑娘结婚，你不觉得太快了点？三十好几的曲强怀着强烈的爱的饥渴，扑……”

“得了得了——”丈夫一席话搅得曲丽心中毫无头绪，她不耐烦地挥挥手，脱下羽绒服，准备收拾包里的东西。

“可这年怎么过啊？”王一鸣大喊了一声。

曲丽至此方明白丈夫今天有些反常的原因，她一边打开纸包，一边不慌不忙地说：“咱们都去镇宁参加婚礼嘛。”

“我不去——”王一鸣抓起曲丽放在冰箱上的电报，指着电报大声说，“这是给你打的电报！”

“喔，”曲丽仰起头冷冷地说，“你跟我不是一家人啊？”

“可这是‘速归’，‘速归’！”王一鸣手指戳点着电报给曲丽看，“要是让我去，有什么‘归’字，‘来’才对！”

“你别咬文嚼字好不好！”曲丽劈手夺过丈夫手中的电报，

“我妈家就不是你家了？就不能‘归’？”

“反正我不去，”王一鸣转身往屋里走，一边走一边嘟囔，“我可不想凑那个热闹，不定演绎出什么样的闹剧呐……”

曲丽停下手里的活儿——她知道丈夫脾气死犟，一旦拿定主意，一万头牛也无法把他拉回头，所以毋须说服他，倒是丈夫的一席话，使她疑窦顿生，在电报引发的震惊之外，深深感到弟弟的结婚确有些奇谲……

直到登上火车的一刹那，直到一鸣与女儿玲玲的身影渐渐后退最终在车窗口消失，直至列车驶出北京许久，曲丽的心都萦绕在丈夫一鸣与女儿玲玲身上，担心他们过不好年，担心他们在阖家团圆的日子里，由于自己的离去，而感到失望与沮丧……后来，也许是由于对面那对新婚夫妻的亲昵举止，也许是由于临座的贪婪吃相，才分散了曲丽绵绵的思绪。在列车行进的微妙、有规律的晃动节奏中，在鼎沸的人声喧哗声里，透过犹如雾气一般的青烟，弟弟曲强的身影凸现出来……

对于丈夫关于曲强“神出鬼没”的评价，尽管曲丽出于偏袒弟弟，在表面上不置可否，但在心里，曲丽以为丈夫这个颇带微词的评价不无道理。曲强在大学英语系毕业以后，放着平坦的道路不走，放着现成的铁饭碗不端，突然一人闯到桂林当上私人导游，又闯到特区深海考进合资公司经商，展现了他人生出人意料的第一跳。在深海合资公司里，曲强干得十分顺利，甚至混上了副经理，出了几次国，可是突然之间，他放弃了这个前程辉煌的职务，一下把关系转到了老家镇宁！展现了他人生出人意料的第二跳。曲丽无法理解弟弟

这些充满风险的动作，也为弟弟捏着一把汗，可是她不同意自己那个书呆子丈夫的看法，她想，在这种急剧变化动荡的年代里，闯闯也未必就是坏事，何况，弟弟还年轻。实践证明，不管弟弟的行动多么令人难以理解，甚至还带来一些误解（比如曲强从深海返回镇宁，很有些人以为弟弟犯了事，公司老板炒了他的鱿鱼），可弟弟手里毕竟攥了几十万，从一个穷学生变成了可以独立于世的人，这就足以平息人们对于弟弟动作的不理解。但是弟弟这次突发其来的婚礼……曲丽抿紧嘴唇，摇摇头……曲强 33 岁了，这婚礼早该到来，可是，它来得太突然，没有一点铺垫和渲染，未免显得神秘莫测。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姑娘呢？这场婚礼会演绎出什么样的结果呢？

曲丽把脸转向窗外，她看见波涛般绵延起伏的山峦，看见经过厉风扫荡萧杀的田野，看见不断后退的卡车，看见在城市中消失了的弧形地平线，看见一头褐色的老牛在一个如镜的池沼旁，吮吮着沉醉的水……曲丽疲乏地闭上双眼，随着哐当哐当的列车日益逼近故乡，心房更加激烈跳动……然后，是如潮的黑夜汹涌而来……然后，又是一个鲜丽动人的早晨，在冬日惨淡的阳光里，萧杀的田野里跳动着点滴滴滴的残绿……列车在慢慢滑行，楼房、烟囱、公路、人群涌现在车窗外，列车几下痉挛般制动，然后静静地停下来，镇宁到了。

镇宁是个枢纽站，上水上食品，要停许多时间，然而停车仿佛唤醒了整个列车，车厢里变得喧嚷嚷嚷，欲下车的乘客拥塞在过道，前呼后应。曲丽仓促之行，带的东西不多，心中不急。她把东西取下，然后透过玻璃窗向外张望——临上

车已给这边打了电话，曲强会来接站。

站台上人头攒动，下车的、上车的、接人的挤成一团，曲丽的目光掠过黑鸦鸦的人群，毫不费劲地找到了身高1米85的曲强，他几乎比附近的人高出一头。几年没见，曲强还是老样子，一头触目的浓黑头发，仍然乱蓬蓬的，虽然已快成为婚礼上的新人，但仍然身着一件经常在身的黑白杂色旧西服，只是在西服敞口露出一簇崭新的玫瑰色领带。曲强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车厢门口，显出一副专心致志的样子，曲丽怎样也无法从这熟悉的脸蛋上找出一点迥异于常的神态。曲强的身前露出母亲慈祥的面容。母亲寡居多年，前一阵还到北京住了相当一段时间，因此曲丽见到母亲，心情还算平静，倒是母亲身后，曲强身边的一个年轻女子，引起了曲丽的注意。

那年轻女子高高的个子，头顶几乎越过曲强的眉梢，个子至少在1米70以上。白晰的脸庞，端正、清隽的眼眉，齐肩飘洒的剪发，身上套着一件整齐、紧凑的蓝色牛仔装……看惯了着意打扮的红男绿女，这个年轻女子猛然撞入眼帘，就像一朵素雅的花朵，给人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她也四处张望着，黑发轻轻拂在脸上，于是在她身上又平添了几分流动的韵致。

就是她即将走进我们家！曲丽用近乎挑剔的目光紧紧盯着弟弟身边的年轻女子。除了那种清纯，那个女子绝对算不上是个绝色女子，那么她用什么迷上了久久在婚姻上按兵不动的弟弟，而且使他在转瞬之间大步踏上了婚姻的旅程呢？曲丽看看车厢里逐渐平静下来，赶紧拿着包向车门走。一边走她一边想，不过，从第一眼看去，这个年轻女子没有在自己

心中引起那种令人担忧的反感，而且，从第一印象看去，两人站在一起还般配，犹如一棵粗壮的劲松与一棵清隽的骄杨依偎在一起，相得益彰……

“姐——”

曲丽刚刚走近车门，就听到曲强在车下大声呼喊，接着就看到母亲连连招手，那个年轻女子也在对着自己微笑。曲丽一边向车下的亲人招手，一边急急忙忙走下车。

曲丽一走下车，曲强就冲上来，眉开眼笑地抢过她手中的两个包。曲丽拍了一下曲强的肩膀，意味深长的冲着他身后挤挤眼，曲强并未领会，只是急着引导曲丽来到母亲身边。曲丽一边和母亲寒暄，一边将目光在母亲身后的年轻女子身上睃来睃去。

现在没有他人的遮挡，那个女子整个形象完全展现在曲丽眼前。她一身蓝色牛仔装，再衬上脚下一双白色运动鞋，头上飘逸发亮的齐肩剪发，一股青春朝气与清纯可鉴的感觉，像一缕温馨的清风，向曲丽扑面而来。

那年轻女子见到曲强两手各提着一个包，急忙走过来去接，曲强便把一个包交到她手里。曲丽很过意不去，上去要拿那个包，曲强却一晃手说：“让她拿——”

“您别客气。”那年轻女子笑笑，说话时，露出一口瓷玉般整齐洁白的牙齿。

“你还没给我介绍呢！”曲丽看看弟弟，又看看那年轻女子。

“嘻——”曲强不以为然地一扬手，随随便便地一指那年轻女子说，“这是姚红。”说罢，就催着大家赶快走。

曲丽皱皱眉，对弟弟这种轻率的举止很不满意，为了加

以补救，她上前拉住姚红的手，笑着说：“你好！”

姚红仿佛吃了一惊，但马上笑着说，“你好。”

曲强与姚红二人并排走在前面，曲丽挽着母亲的胳膊走在后面。曲丽看着前边两个高高大大、体格匀称的男女，各拎着一个提包，在混浊的人流中，开辟出一条通道，她心中啧啧惊叹。曲丽侧过头，小声问母亲：“小强怎么事先一点没透露结婚的事？”

母亲正欲问曲丽王一鸣怎么没来，听到曲丽问道，她眉头一蹙，气叨叨地说：“你问问他自己！”

曲丽吃了一惊，偷偷瞥了母亲一眼。就曲丽的第一印象看来，前边那两个青年男女很般配，是很理想的一对，但是母亲似乎并不满意，至少可以说有几分怨气，这是为什么呢？曲丽不想惹母亲生气，也不愿弟弟受委屈，她便急忙掉转话头，一边打量着前边两个青年男女起伏有致的身影，一边与母亲东拉西扯。

到家不久，姚红便起身告辞了。姚红刚出了门，曲强像是想起了什么，“腾”地从椅上跳起来，冲到门口，对着外边大声嚷：“姚红，等等我——”然后转过身对曲丽说，“姐，你好好休息一下，明天咱们去苏州把我的事给办了。”

“干嘛上苏州去办？”曲丽惊奇地问。

“这也是时髦——”母亲不满地插了一句。

“她父母坚持这么办。”曲强没有理会母亲的态度，耐心地向姐姐解释。

曲丽看看气鼓鼓的母亲，默默无语地摇摇头。在她心中，以为弟弟做得未免过份，既有悖于中国沿袭已久以男家为主的旧俗，又拂了母亲的心。

“她坚持这么做，”曲强仿佛看出姐姐的心思，委曲地摊开双手，大声分辩，“她在她家——苏州那儿等着，都没来！”

“那——”曲丽大吃一惊，手指门口说不出话。

“什么？”曲强不耐烦地问道。

“刚才……”曲丽吞吞吐吐地问，“那个……那个姑娘……”

“姚红啊？”曲强眉毛一挑，“你说姚红？那是我那个工艺美术服务部雇的，你以为她是啊？”曲强淡淡一笑，然后说，“你好好休息休息吧——”说罢，转身大步跨出门口，随手“哐当”一下撞上房门。

曲丽和母亲眼睛都盯着微微颤动的房门，然后相互对视了一眼，谁也没说话。

后来，曲丽与母亲一道在厨房里张罗午饭时，觑了一个空子，极为委婉地劝慰一直默默无言的母亲：“妈，您得想开点，小强也不是孩子了，总有他自己的路自己的打算……”

“可是结婚这么大的事？”母亲摇着白发苍苍的头颅，“你父亲去世，我想，咬着牙也得挺着，给你们成了家，也算对得起你父亲。熬啊，盼啊……这倒好！不跟你打声招呼，自己就定下主意，忙忙碌碌地成了家……”母亲撩起围裙擦了一下眼睛，话语中充满了伤感。

曲丽心头一动，原来母亲也是迟迟才被告知。“妈，”曲丽心痛地看着母亲已显佝偻的身躯，耐心地劝慰她，“现在年轻人讲究快节奏，他们有他们的生活方式……”

“可是结婚这么大的事，你总得和家里商量一下吧？”母亲扬起头，大声地反驳。在她扬起头的时候，曲丽看到母亲两眼中已是泪水盈盈。

曲丽低头翻炒着锅里的蔬菜，她实在找不出于理于情更站得住脚的话去平抚母亲创痛的心，她只有暗暗责怪弟弟不能体恤老人的一片爱心……后来，曲丽没头没脑地随口问了一句：“妈，您见过她了吧？”

“上礼拜来了一次，”母亲淡淡地说，“就来了这一次……”

曲丽心中忽然产生一个念头，这个未曾见过面的媳妇是什么样的人呐？与今早遇到的那个姚红相比，是更好些，还是……她真想把这个问题提给母亲，可是想想也许这个问题并不合适，特别当母亲无意于把关于儿媳的话题继续下去的时刻……曲丽悄悄把心中的想法压了下去……

第二天早上，一辆面包车载着母亲、曲丽、曲强，以及十几个亲戚，早早离开镇宁，奔赴苏州。汽车引擎轻快地轰鸣着，黑色的柏油路洪水般奔涌而来，窗外的景物一掠而过，只有冬日之晨一轮桔红色的朝阳，仿佛沉睡般，在东方地平线上方凝滞不动……车子走了许久，宛若不动的朝阳慢慢升腾到了半空，闪射出耀眼的光芒。曲丽发现曲强变得焦躁起来，不断地伸出手腕看手表，不断地伸头向前张望，好像一个惟恐迟到挨老师训斥的小学生……

快到中午时，面包车驶入水道纵横、波光潋潋的苏州城。车子停在雅都大酒店门前，曲强找到一位身穿红色制服的服务员，请他引导亲戚们直接上餐厅，然后便慌慌张张地跳上面包车。面包车一个急转弯，像慌慌张张的曲强一样，急匆匆地跑走了。

到了餐厅，坐下来，看着一排八张早已摆满亮晃晃杯盏

碟碗和雪白餐巾的桌子，曲丽悄悄问母亲，一桌得多少钱。

母亲皱皱眉，望着穿梭般来来往往像是白色幽灵的服务员，压低嗓门说：“八百元，酒水烟在外。”

曲丽摇摇头，心疼地说：“干嘛非摆这个谱——”

母亲将一只手放在曲丽手上，制止她往下说：“这都是小强自己办的……”

曲丽眼前又闪现出曲强慌慌张张的身影；她心中一热，因为体味到弟弟独自撑持局面的繁重，而对他产生深深的同情。

餐厅正中墙上的康巴丝石英钟奏出美妙的乐曲，时钟指针正好指向12点，餐厅门外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曲丽一行人扭过头去向门口张望，正在就餐的人们也注视着门口，两个服务员急忙上前拉开门，只见一大群人蜂拥进来，喧闹的声音仿佛要掀开餐厅的房顶。映入曲丽眼中的尽是陌生的面孔，后来才看到曲强显得异乎寻常紧张的面孔。曲丽急切想看到那位至今未曾谋面的新娘，然而在曲强身边，她只认出那位开车来的司机，人们你拥我挤地从狭窄的门口涌进餐厅，谁也没有理会一身簇新的曲强，他完全被淹没在汹涌的人流中……

只是在一位十分肥硕的男子出面调派下，仿佛一场暴风肆而虐过，餐厅里才渐渐安静下来，人们纷纷坐到了桌边。

曲丽与母亲、曲强等坐在首桌，直到这时，曲丽才发现了新娘。当曲强介绍桌边的每位来宾时，曲丽始终打量着新娘，不加任何掩饰，没有丝毫顾虑。新娘个子高高的，与曲强1米85的身材十分般配，她体形匀称、健美，胸脯丰满高挺极富性感，想必是精心保养的结果。她的头发仿佛漫不经心地披散在肩上，但是额上高高吹起、固定成型的侧卷发，却

使那种自然之美露出了破绽。她的脸上则赤裸裸的显示出人工修饰的痕迹，上边抹了一层白白的粉脂，鼻子两侧、颧骨两旁涂了褐色暗影，嘴唇漫涂口红，仿佛抹了一层鲜血，在曲丽看来，最可怕的是那双眼睛，不像中国人，而像电影、画报上的外国人，周围涂满紫蓝色。更加不可思议的是那长长的睫毛，怕有1厘米长，翘起来几乎触到眼眉。合起来几乎把眼睛遮住。在这重重迭迭的刻意修饰下，新娘面皮上好像敷了一层面具，使人无法窥透她的真实像貌。

新娘身上穿着一套红色套裙，衣领开得很低，露出胸上一道神秘的沟纹，一串极粗的金项链在她雪白的胸前闪闪发光。她的两耳上各垂着一串长长的、联着几个金三角的耳坠，晃动不止。及至她将两手放到桌上，一对套在腕上的金手镯又显露出来。曲丽眉毛一耸，面对这个装扮入时、珠光宝气的新娘，她感到很不舒服。

“姐，这是高桦。”曲强特意把新娘带到曲丽身边。

“你好。”曲丽急忙推开椅子，站了起来，主动把手伸了出去。

“你好。”新娘也伸出了自己的手。

曲丽热情握住高桦的手，注视着高桦刻意打扮的面孔，她发现，高桦的目光仅仅与自己对视了一下，马上便避开了，躲藏到长长的假睫毛后边。

“哎，”曲强悄悄捅了高桦一下，悄悄说，“带了没有？”

“什么？”高桦眉毛一挑，就势把自己的手从曲丽手中抽出来，面孔转向身旁的曲强。

曲强没说话，朝着姐姐一努嘴。

“说话！”高桦板起面孔，脸上冰冷如霜。

“我让你给玲玲买的衣服……”

“噢——，”高桦淡淡地说，“我忘了……”她一边说，一边款款地走开了。

“可是我特意给你钱——”曲强脸上腾地飞起一片红晕，一股怒气冲开皮肉刺刺地往外冒，他攥着拳头，愤愤地盯着若无其事的高桦。

曲丽站在一旁，把一切都看在眼里，她急忙扯扯弟弟的衣袖，摇摇头，制止弟弟的愤怒。

曲强看看姐姐，欲言又止，苦笑一笑，长长地叹了口气。

曲丽不知道弟弟与新娘之间出现的小摩擦是否掩盖着某种更深刻的东西，不过她心中产生一种隐隐的担忧，她觉得一种经历岁月长期磨砺，出现矛盾与裂痕之后，才可能在夫妻间产生的齟齬不和，似乎过早地降临在这对年轻夫妻挽手前行的旅程上……也许这仅仅是一种杞人之忧……但是曲丽认为，在这样的时刻，当双方决定无私地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对方时，只会充满浓郁如蜜的恩爱，无论如何不应该出现不和……

“啃苹果！啃苹果！”一个调皮角色跳上椅子，变魔术般从怀里掏出一个系着绳子的苹果，戏谑地上下抖动拴着苹果的绳子。

“啃！啃！”饭厅里的人们乱哄哄喊叫，人人脸上现出一种原始的亢奋。

一对新人被推了出来，推到众人围成的小圈里，相对而站，中间是那上下左右晃动的苹果，四周是多少双殷切期望的目光。

也许是基于刚才隐隐的担心，曲丽一眼不眨，极为关注

地看着这粗鲁、热闹的一幕——

一对新人相对而立，鼻尖距离只有一掌宽，二人对视的刹那，新娘垂下眼睛，避开了曲强的目光……

“快啃！快啃！”片刻的贮立对于围观的人们来说也嫌太长，人声沸沸涌涌，从四面八方圈里的一对新人压来。

曲强向苹果张开嘴，高桦也张嘴向着苹果，然而紧紧闭上了双眼……苹果被向上一抽，两个张开的嘴唇碰到一起，四周一阵哄堂大笑……

如是反复再三……

曲强脸上始终挂着微笑，彬彬有礼地去咬苹果，去吻高桦的嘴唇，显出一种极大的耐心；高桦闭着眼去咬苹果，去承受曲强的一吻……后来，不知是出于羞怯亦或是不耐烦，她皱皱眉，向后退了两步，惶乱地向后张望，只是在她母亲的鼓励下，她重又走上去，闭上眼，再咬苹果，再去亲吻曲强的嘴唇……

如果不是有心，可以把这一切看得极为正常；曲丽有心，她怀着近乎挑剔的目光注视着这一切，她觉得这对新人，尤其是那位新娘，像是在例行公事，他们的许多动作是在旁人的推动下被动地做出来的，缺乏一种澎湃奔放、不可遏止的激情。可是，这是人生多么珍贵难得的一瞬啊！

曲丽挺直腰，将后背抵在椅子靠背上，双手搭在桌上，默默地看着对面两个衣着簇新的年轻婚侣，有一幅奇妙的画面袅袅地展现在眼前：两股颜色各异的水流，从相反的方向相对涌来，水势蓬勃，流速湍急，两股水流撞击在一起，却不能互相渗透，彼此之间保留着一道清晰的界线，永远泾渭分明……

吃过新娘娘家举办的喜宴，已经很晚了，在对方的安排下，曲丽、母亲、镇宁来的一行人，以及新郎新娘，都住进一家星级饭店。

异地而眠，抑或是那生疏凹陷的沙发床，以及床上浆洗过的床单、枕巾异味，使得曲丽难以成眠。于是一大清早，曲丽便悄悄爬起床，听听母亲轻微的鼾声，然后穿好衣服鞋子，蹑手蹑脚地走出房间。

曲丽走出大楼，来到饭店大楼围绕而成的内花园。外边的空气清新冷峻，冬日的太阳还没有出来，到处飘逸着一股淡淡的雾气，树木、亭子、水池，都显得影影绰绰。园子里安静极了，仿佛沉睡在朦朦的雾气里，只有从假山上淌下的人工瀑布的未尽残流，叮叮咚咚地落在池中，敲出清晰而富有节奏的鼓点。曲丽沿着左转右迥的曲折小径向前走，她相信这样早的时刻这样静谧的气氛，园中决然没有人迹，便恣肆无忌地转动脖子，振动双臂，踢腿挺胸，尽心尽意地挣脱疲乏困顿的阴影，非常沉醉地投入曼妙怡人的早晨……

因为如此醉心地投入晨练之中，以至一个模糊黑黝的人影从雾气中显现出来，曲丽先没有发觉，继之便吓了一跳，但是已经无法回避，她赶忙收敛自己的动作。

“是姐吗？”

对面的人影站住了，却传来曲强的声音。

“哎呀，是你！”曲丽喊道，“吓了我一跳。”

曲强高大的身影从蒙蒙雾气中闪现出来，然后来到曲丽身边。

曲丽伸着脖子，睁大眼睛，使劲向曲强出现的地方左瞄